

流淌在桂北的曲乐时光

□ 莫喜生（壮族）

生活离不开音乐,音乐陪伴人生。我自幼即喜欢飘荡在山水间的山歌民歌,是电影《刘三姐》和黄婉秋的铁杆粉丝,那些欢快优美的旋律,激发聆听者热爱跌宕起伏的生活,在挫折和逆境中励志振奋。

潇湘民歌的采茶风情

五十多年前,临桂区两江镇、五通镇和临桂镇三镇交界的谢家大队小学,黄土春成,冬暖夏凉的低矮教室里,来了一个短发圆脸大眼睛,个子不高的文静姑娘。刚从幼师毕业的她,像田垌和山野里的花朵,充满青春与活力。记忆最深的是,她教我们唱那充满桂湘风情的民歌《挑担茶叶上北京》:

桑木扁担轻又轻哝/我挑担茶叶出山村/船家他问我是哪来的客哟/我湘江边上种茶呀人……桑木扁担轻又轻哝/一路春风出洞庭罗哝/船家他问我哪里去哟嗨/北京城里哟探亲人咧……

教室里,天真无邪的童音,老师清脆甜美的歌声与外面山花野草及黄牛交相辉映。美好的音乐和旋律,开启无数懵懂无知少年的求知天地,也记录一个女老师在山村小学校的苦乐年华。每到周末,就有个在庙岭乡(现临桂镇)法庭工作的小伙子,从四五十里外的地方,来与我们音乐老师相会。有时是我们音乐老师肩背布包,去庙岭乡找他。一路上,她经过我所住的大路村,村边小河,横卧河上的三孔青石古桥,高大的引水渡槽,几个田垌和两座水库。这时的她,已把乌黑短发扎成三四寸长的辫子,夕阳和满天云霞,在身后面送她走向东方。

广西桂北,及至湖南湘江沿岸和洞庭湖周

边,多为有名的鱼米之乡,盛产稻粮果蔬。春夏季节,湖塘波光粼粼,鱼儿畅快潜游。进入秋冬时令,稻谷入仓,蔗甜果硕。种茶采茶,制作和销售茶叶,虽然不列入当地主打农事,但因为旋律优美、朗朗上口的民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潇湘风情就已铭记于心。

采茶歌是我幼年最早接触的民歌之一,因为它,我爱上音乐,开始接触教科书之外的《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红岩》等书籍。时至今日,我走上文学之路,都归功于音乐。

彩调:平民演,演平民

彩调,是桂北农村民间歌舞和说唱文艺,受外来(主要是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文化影响而成的民间戏曲,形成于明末清初,最早流传在桂北地区的乡村,后传播到广西各地。彩调融入民间艺术“打春牛”“跳神”(傩舞)大量曲调和乐句,吸收旧时桂北流行的“板凳龙”和调子戏中的《看花调》《十二月花》等元素。历代移民迁徙传人的外来文化,如湖南花鼓戏及江西采茶戏,对彩调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桂北,彩调诙谐幽默,活泼欢快,老少皆宜,被群众誉为“快乐的剧种”。生老病死,婚丧娶嫁,兴奋时唱它,沮丧时唱它,得意时唱它,失意的时候也唱它。秋冬农闲,过年过节,搭戏棚摆擂台,短到三天三夜,长到十天半月,声情并茂,音色优美,震云霄,荡山谷。

与桂剧表演再现帝王将相、刀枪剑戟、戎马生涯不同,彩调是草根艺术,平民文化。平民演平民,观众主要来自社会底层、街头巷尾,搭个舞台就可开演,但即便这样,现在也面临尴尬的境地,桂弘彩调团长易秀珍,是从大路村走出的

彩调王,她说:“桂北各地的中老年人,伴着彩调成长,但现在农村却很少表演”。桂弘彩调团以表演彩调为主,如《王三打鸟》《三看亲》《对子调》。

彩调团驱车到桂龙古驿道上的油麻圩,表演传统剧目《五子图》。剧情发展到祖孙三代,儿孙满堂的许凤山老人被不孝儿和媳妇赶出家门,在深山密林中砍柴度日,手持破碗沿街乞讨,跪求老爷老太太们施舍残汤剩饭……男人们眼睛痒痒的,小媳妇大姑娘流泪抽泣,96岁的周老太太眯着双眼慢慢地走到舞台边,掏出几孙们给她的零用钱“丢彩”,周老太太后面,跟着不少70多岁的老奶奶。

周老太太对演员们说:“我小时候就被卖到这里做童养媳,我看得这个人那么苦!”演绎、诉说苦情故事,彩调能把老奶老太,女人乃至一个大男人打动得泪流满面;演绎欢快喜庆吉祥的氛围,彩调《王三打鸟》《三看亲》也能使戏台前的老百姓捧腹大笑。

夜幕降临,鼓乐喧天。临桂区义江河流域,宛田瑶族乡、中庸镇、五通镇、茶洞镇和两江镇,桂北曾有名的“调子窝”,经典彩调剧《三看亲》现在时有上演。丁小哥、李裁缝和张屠夫围着美丽村姑金满妹团团转。至于金家满妹的花绣球抛与谁?曲终人散时,就会真相大白。你听,伴着悠扬乐曲,他们悦耳的歌声,随风飘来:

妹的嘴唇一点红,妹的眉毛像把弓,妹的耳环叮当吊,妹的头发雾蒙蒙。

桂北吹起民族风

我因为严重的偏科,好不容易高中毕业,却在高考预选被洗刷离校。怀着挫折与失意,我

里,每一句都从容地抒情,恰到好处地表达。

罗城好像坐在春天的怀抱里,静静地流泻出一条条江,一条条河,一条条湖,一条条溪,沿途两岸尽情地染上一片片绿,一片片蓝,一片片紫,一片片白,一片片黄,一片又一片地延伸到遥远的地方,花香了,草茂了,树荫了,人精神了,仫佬山乡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饱满、慷慨、大方起来。

这是一条不大的河,奔流在村庄的西头,一年四季汩汩地向山外流淌,水很清淨,也很幽蓝,可以看见水底的鱼虾在游动。山下那一片绿油油的禾苗,就是喝了这条河流下去的乳汁才那么茁壮挺拔的。那大片的禾苗旁边,睡着安详的村庄,村庄名叫大梧村,四百五十多户人家,一千八百多口人,千百年来,他们就是靠这条河流下去的水生活得那么的丰满、知足、美好。

生态罗城,山如剑排,一座座山渐渐把天空垫高。梦幻罗城,刘三姐和阿牛哥在武阳江上撑着竹排唱着山歌向我们一步一步走来。山水罗城,水如汤沸,八百里春天,奔来眼底。泉水离开悬崖,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谷,一路欢歌,汩汩流下。

我惊诧于这片土地了,这么多的群山扑入我的眼帘,一山连着一山,一山更比一山高,起伏连绵,横跨百里之遥,从怀群兼爱的东面一直牵到黄金龙岸的最边缘,它们在我的眼睛里幻化、走出,又幻化、又走出,最后像电影镜头一样定格。

山脚下一泻千里的农田尽情地芬芳着春天的气息,大片农田的周围和边缘,星罗棋布地坐落着斑斑点点的村屯,那是仫佬山乡人民居住的地方,他们临山而居,临水而生,世世代代耕耘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一代代的人在这片土地上倒下了,与泥土混合为一体。他们用汗水和激情开垦了罗城,用韧性和耐性建造了罗城这片美丽的家园,他们既谦逊又随和,既勤劳智慧又平易近人,热情好客是他们的秉性,能歌善舞更是他们的天赋。如果你有机会走进罗城这片神奇的土地,到仫佬人家做客,主人一定满面笑容,泡上最香最浓的茶给你喝,留你住宿,晚上一定拿出自酿的香醇的土茅台与你一醉方休。

听,凤凰山下,金水泉边,野马滩坝顶,长坡路上,北岭覆钟,丹凤衔书,南峰烟雨,中寨鸳鸯,黄泥瀑布,乐登仙迹,西江印月,龙潭晚照,油菜花团团围住吉祥的村庄,一对对青年男女说说笑笑结伴走出来了,刘三姐的情歌隐隐约约地唱出来了:

哥是一团白糍粑,妹是一筒黑芝麻;
芝麻粘在糍粑上,好比青藤缠树丫。

妹是园中花一朵,哥是土里老姜芽;
阿哥寻妹不得见,只见泥巴不见花。

哥为妹来妹为哥,鸟为青山鱼为河;
鸟为青山死在岭,鱼为清水死在河。

送妹送到凤凰坡,杨柳依依伴娇娥;
坡顶站着人两个,泪比河水流更多。

有幸遇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复苏,无数优秀的经典小说和报告文学,曾一度陪伴和慰藉我的心灵,并把我引上文学的道路。

这时,作家路遥推出中篇小说《人生》,出于与主人公高加林的某些相似境况,我搜集了三四个不同版本的《人生》,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但知道其主题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走西口》旋律源自秦腔,却是近两年的事。

秦腔,音域宽广,高低有别,多为歌者抒发自己及人世间的苦情和无助无奈的感受,又称“梆子腔”“陕西梆子”,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核心地区是陕西省宝鸡市的岐山(西岐)与凤翔(雍城),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秦腔成形后,流传全国各地,因其整套成熟、完整的表演体系,对各地的剧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直接影响梆子腔,成为梆子腔剧种的始祖。秦腔表演技艺朴实、粗犷、豪放,富有夸张性,生活气息浓厚,技巧丰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的大批来自黄土地上的秦腔、民歌和流行歌曲,慰藉了无数桂北青年的心灵。

沉淀人生,韶华半百。我喜爱的音乐与旋律数不胜数,有传统、有民俗、有影视、有交响乐、也有管弦乐。音乐无国界,没有歌词,也不影响欣赏者对其思想和艺术造诣的感受和理解,如《斯卡布罗集市》,以音色和音域,我们无法区分歌者是豆蔻年华还是古稀之年。阿炳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江河水》,会带我们进入蓝天白云,山高水长的空灵世界。

曲乐也充满细节、脉络等画面,有轻描淡写和浓墨重彩,有地气与高贵之别。听得最多的《彝族舞曲》似天籁之音,时而舒缓,时而急促,时而欢快,时而低沉。其次是《瑶族舞曲》,常把我带进夜色苍茫的百里大瑶山,瑶族青年男女沐浴着月光轻歌曼舞。夜幕降临,人们身着盛装,打着长鼓,走出村寨,在月光映照下聚集一起。《瑶族舞曲》雄浑华丽,旋律中有列队迎嘉宾,欢歌笑语,依依深情,热烈歌舞等情景和画面,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人间百灵依然在学你唱歌

——致黄婉秋老师

牛依河（壮族）

你说你到天外传歌去了
我就向天上望去
银河是不是春江
你是否也站在船头唱山歌
唱给游鱼和繁星听
此刻大地春暖花开,换了景象
而你走了
而人的百灵们依然在学你唱歌
歌声在山水间回荡,又消失在天际
风一阵又一阵
仿佛带来你的消息
仿佛是你在天外歌圩的回应
“这边唱来那边合”
天上人间,山歌交集
天地万物,洗耳恭听

山歌唱过漓江

韦桥送（壮族）

桂林的山听过刘三姐的歌
就多了仙风道骨的奇丽
桂林的水唱过刘三姐的歌
就多了一尘不染的清澈
桂林的人记住了刘三姐的歌
就住下了与山水同美的心灵

是灵魂,才更具生命
是佳酿,才越陈越香
所以象山就真的有象
遇龙河就真的有龙
遇龙注定要长成一棵大榕树
桂林城就必然是一座桂花城

正譬如
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
刘三姐的山歌唱过漓江
终化成水月的千古绝唱
“多谢多”
民族而世界,历史而今天

春到仫佬乡

□ 吴真谋（仫佬族）

凤凰山下百花开,百花开放蜜蜂来;
蜜蜂围住一个妹,脸蛋红红像英台。

文化广场摆歌台,八方歌手聚过来;
人人传唱罗城好,歌声飘过三条街。

罗城是个好地方,风景优美游客来;
相思林外夕阳美,崖宜碧水笑颜开。

水似琼浆缠玉带,山如利剑排对排;
罗城四把黄金地,好玩好耍神仙来。

这就是罗城吗?这就是仫佬山乡吗?这就是刘三姐的故乡吗?在北国,满天的雪花似棉絮纷纷扬扬撒落大地时,南方的罗城,大片地区已是花红柳绿,好像一夜之间大地披上了新的衣裳,江河小溪注入了新鲜的琼浆。

走进故乡,走进故乡连绵起伏的群山,大山,早已张开宽大的怀抱,等待收获我的欲望和疲惫。然而,大山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默默无语,打发流水般的时光。我走着走着,新鲜的脚印变成残缺的问询,一条悠悠的山路灼痛我殷切的目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回家,弄得满身的泥和沙,太阳落山了也不晓得回来,急得母亲坐在家门口把期待的目光拉得长长的,单瘦的身子沐浴夕阳的余晖,那样忧郁,那样安详,好像一幅朴素的油画慢慢展开。

大山,你的慈爱和博大不正是我们真实的写照么?我们从你的身上砍来一捆捆柴火,粗茶淡饭才那么可口喷香,冰冷的冬天被襟里才贮藏着那么多温暖的故事。

孩子们唱着春天的歌,朗诵春天的诗,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向学校走去。姑娘们在河边尽情地嬉戏,洗衣裳,棒槌捣衣的声音,清脆地响着,十分悦耳。一阵阵山歌此起彼伏,你问我答,每一句都唱到了人们的心



资料图片